

神医

阿彩[著]
上

她天赋异禀，惊才绝艳，行医江湖

他是当朝九皇叔，生而高贵，斜睨天下

中国移动“咪咕阅读”
征文大赛导师阿彩成名之作

作品人气累计过亿

同名电视剧正在拍摄之中

“此生，遇上你真好！”

凤轻生

3 不负江山不负卿

『啊……』凤轻生尖叫一声，
旋转一圈后，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。
抬头正好看到九皇叔暴怒的眸子。

神医

阿彩〔著〕

上

凤轻尘

③

不负江山不负卿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医凤轻尘. 3, 不负江山不负卿 : 全二册 / 阿彩

著. —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7. 11

ISBN 978-7-5104-6431-7

I. ①神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5354号

神医凤轻尘. 3, 不负江山不负卿

作 者: 阿 彩

策划编辑: 张铁成

责任编辑: 佟 萌

责任印制: 王宝根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×980mm 1/16

字 数: 731千字 印 张: 38

版 次: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6431-7

定 价: 75.00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神医 凤轻尘



- 第一章 此生，遇见你真好 / 1
- 第二章 求娶凤轻尘为妻 / 15
- 第三章 棺材里面的东西不送 / 28
- 第四章 悲伤逆流成河 / 42
- 第五章 九皇叔夜探香闺 / 54
- 第六章 赈灾夺民心 / 65
- 第七章 未婚夫找上门 / 78
- 第八章 九皇叔拈酸吃醋 / 93
- 第九章 为什么不早点来 / 106
- 第十章 天下最尊贵的兄弟 / 126
- 第十一章 大公子的骄傲 / 146
- 第十二章 不该有的试探 / 164
- 第十三章 风起云涌玄霄宫 / 180
- 第十四章 轻尘，我们私奔吧 / 200
- 第十五章 大公子该娶妻了 / 215
- 第十六章 天下第一杀手 / 226
- 第十七章 对战西陵第一高手 / 243
- 第十八章 血雨腥风满京华 / 259
- 第十九章 最特别的他 / 274
- 第二十章 杀伐果断的大公子 / 289

目录 CONTENTS

神医凤轻尘



- 第二十一章 相爱容易相处难 / 301
- 第二十二章 权利斗争下的牺牲品 / 314
- 第二十三章 东风压倒西风 / 327
- 第二十四章 美人不高兴 / 341
- 第二十五章 这锅我不背 / 361
- 第二十六章 绝不让你独活 / 374
- 第二十七章 唯愿岁岁长相见 / 391
- 第二十八章 陪我去暖房吃一顿饭 / 408
- 第二十九章 做多了就是屠夫 / 419
- 第三十章 期待奇迹的降临 / 433
- 第三十一章 兴师动众的一顿饭 / 447
- 第三十二章 求人要有求人的样子 / 461
- 第三十三章 跪倒在凤轻尘的裙摆下 / 475
- 第三十四章 九皇叔火海失态 / 487
- 第三十五章 前朝后人浮出水面 / 501
- 第三十六章 棋中棋局中局 / 515
- 第三十七章 皇城流血夜 / 529
- 第三十八章 被中止的婚礼 / 544
- 第三十九章 骑鹤下江南 / 558
- 第四十章 集百家之长救太子 / 578
- 番外 大公子王锦凌 / 599

CONTENTS 目 录 下

第一章 此生，遇见你真好

位于群山之巅的玄霄宫常年白云萦绕，如同仙境，处处美不胜收，而其中最奢华、精致的地方就是宫主爱女宣菲的房间。

宣菲房间的摆设，比一国公主还要奢华三分，和帝王相比也不遑多让。

可再奢华的摆设，也无法改变宣菲在太鲁阁大峡谷受辱一事。

此时，玄霄宫宫主、宫主夫人，还有宣菲的二哥都站在宣菲的床边，等待玄医谷谷主揭开宣菲脸上的绷带。

宣菲的脸能不能恢复，就看今天。

“谷主，我妹妹的脸一定能恢复，对不对？”宣菲的二哥一脸紧张，看玄医谷谷主慢腾腾地揭开绷带，真恨不得把他推开，自己取而代之。

“我……”宣菲也急切地开口，哪知才说了一个字，就被玄医谷谷主打断：“不想毁了你这张脸，就别说话。”

养了两个多月，宣菲身上的伤好了七七八八，只是被暗器击中的部位因为伤口太深，即使有玄医谷谷主在，依旧留下了浅浅的疤痕，并且右腿也因伤了筋骨而落下了残疾。

至于脸上的伤，玄医谷谷主说有八成的把握可以恢复如初。为了给自己出气，玄医谷谷主在医治期间不允许宣菲说话、不允许发脾气、不允许有脸部表情。

这三个不允许把宣菲折磨得快疯了，她大小姐脾气极重，怎么可能做到这三点，可为了自己的花容月貌她必须忍。玄医谷谷主不许她说话，却没有说她不能虐待。于是，在医治期间，宣菲稍有不顺，就虐待身边的下人。整个玄霄宫鸡飞狗跳，时不就有仆人横死，看到宣菲如此刁蛮无理，玄医谷谷主恨不得立马下山。

是以，时间一到，玄医谷谷主不等玄霄宫的人来催就去给宣菲拆绷带了。随着绷带一圈一圈拆开，宣菲光洁的额头露了出来，房间里的人除了玄医谷谷主外，一个个既紧张又期待。

宫主夫人紧紧地握着宫主的手：“夫君，菲儿的脸不会有事的，对不对？”

仔细看，就会发现宫主夫人和风轻尘长得很像，尤其是那双清冷的眸子和冷艳的神情。可是，细细一看又会发现有些不同，这妇人的冷艳少了一分风骨，具体的也说不上来，只感觉少了一点味道，多了些刻意。

“夫人放心，菲儿不会有事。”宫主拍了拍宫主夫人的手，眼中的深情和平日一样。宫主夫人心中一暖，悄悄挪了一步，两人靠得更近了。

而这个时候，宣菲脸上的绷带即将拆完，宫主、宫主夫人、宣菲的二哥皆屏住呼吸，不敢乱动，睁大眼睛看着宣菲的脸，生怕错过什么。

宣菲不敢有表情，只能紧紧地抓着身侧的锦被，既期待又害怕。

“好了。”随着玄医谷谷主说出这句话，宣菲脸上的最后一层绷带被拆了下来。

“我的脸好了？”宣菲摸着自己的脸，想要笑，却只扯出一抹极其僵硬的笑容。可沉浸在狂喜中的宣菲并没有发现，宣菲的二哥也没发现，他只高兴地说道：“菲儿，你的脸好了，完全好了，一点伤也没有。”

拆开绷带后，露出来的是一张完美无瑕的脸，光洁白暂的肌肤上丝毫看不出曾受过伤，明艳的五官似乎比之前更加动人。宣菲面无表情的样子和风轻尘更像了，若是二人站在一起，就好像一对孪生姐妹，唯一的区别就是二人的双眼略有不同。

宣菲的眼睛没有风轻尘的生动明亮。

“以沫！”玄霄宫宫主看到宣菲的脸，紧紧握住身侧的宫主夫人，高兴地说，“以沫，你看我们的女儿是不是和你年轻时一模一样？”

在“以沫”二字说出来时，宫主夫人的身子僵了一下，随即若无其事地点头：“夫君说的什么话，菲儿本来就像我。”

宫主却不这么认为：“菲儿的五官是像你，可性子和气质却与你年轻时不同，现在看来，倒是颇有几分你年轻时的风范。”

“是吗？”宫主夫人不自然地笑了笑，眼睑微微往下，掩去眼中的狠厉，宣菲的脸虽已痊愈，但仍无法冲散她心中的恨意。

以沫，陆以沫，你就是死了也不让我好过。

陆以沫，她此生最恨的三个字，可她却不得不顶着这个身份生活，只有这样她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，才能得到这个男人的爱。

以沫，这个名字自从她嫁给这个男人后，就没有人再这样称呼了，因为她说嫁人后就是夫家人，她不再是陆以沫，而是玄霄宫宫主夫人。

一句话，便哄得这个男人只叫她夫人再也不叫她以沫。二十年过去了，她都快忘了这三个字，可如今又被夫君提了出来，提醒她，她现在的幸福是偷来的。

玄霄宫宫主欢喜异常，宫主夫人因“以沫”二字而失常，宣菲兄妹二人则光顾着

那张脸了，一家四口都没有看到玄医谷谷主眼中的精光。

得罪什么人就别得罪大夫，他不过是略施小计惩治一下宣菲，没想到居然让他挖出一桩大秘密。

玄医谷谷主表示很高兴，琢磨着回头拿这个消息，去和风轻尘换一套手术刀。

以沫，如果他没有老眼昏花、耳聋失忆的话，他记得他有一个徒弟和风轻尘的父亲关系不错，那个徒弟曾提过一句，风轻尘的父亲叫风战，母亲则叫陆以沫。

之所以记得，是因为风轻尘母亲这个名字太好记了，相濡以沫。

玄医谷谷主看宣菲一家四口正高兴，决定不打扰对方，提着药箱就要出门，正琢磨着如何才能让这个消息利益最大化时，却被玄霄宫大公子宣少奇拦住了：“谷主，少奇有事想向谷主请教，请——”

宣少奇完全不给玄医谷谷主拒绝的机会，强硬地把他带走。玄医谷谷主也不生气，笑咪咪地看着宣少奇：“少宫主，你要和我谈什么？你妹妹的脸已经好了，身上的伤也没有大碍，少谷主不用担心。”

“她不是我妹妹，我也不问她的事。”宣少奇毫不掩饰自己对宣菲的厌恶。宣菲从出事到现在，他就没有过问过，这个时候怎么可能会关心她的伤。

“咳咳，少谷主，老夫只是一个大夫，如果不是为了这事，我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好谈的。”家庭纠纷、内部争权什么的最可怕了，他真的不想掺和。

这位少宫主乃是玄霄宫宫主与发妻所生的儿子，宣菲和她二哥则是继室所生，他们天生就存着斗争。

可不管玄医谷谷主多么不情愿，遇上宣少奇这块顽固的石头也只有认栽的份儿，当然他认栽认得很高兴。

当宣少奇拿出一本失传的古医书时，玄医谷谷主连犹豫都没有，很干脆地就将风轻尘“卖”了，而且卖了个极好的价钱。

到手的利益才是自己的，他回头还是可以和风轻尘交易的，至于宣少奇得到这个消息后会如何做就与他无关了。

玄医谷谷主笑得如同老狐狸，一回房就收拾东西，准备下山。

玄霄宫太不安全了，他还是早早地回自己的玄医谷好。虽说大家都是玄字辈门派，可平日却没啥交情，不过是利益往来罢了，他才不要陪玄霄宫一起倒霉。

当晚，玄医谷谷主就在少宫主宣少奇的安排下，与宣少奇一起离开了玄霄宫。

第二天，玄霄宫宫主发现玄医谷谷主失踪一事，面色很不好看，不过看宣菲的伤势大好，又与自己心爱的妻子年轻时一模一样，玄霄宫宫主大方地不再计较玄医谷谷主不辞而别。对着夫人以沫长、以沫短地叫着，宫主夫人心里都快气炸了，却不敢表现出来，只能淡淡地笑。

至于玄霄宫少宫主，根本就没有人关心他的死活，他失踪与否对于玄霄宫来说都无关痛痒。

宣少奇不顾护卫的劝阻，日夜兼程朝东陵皇城赶去，那架势好像晚了一天，风轻尘就会消失一般。

而此时，风轻尘半点不知，有一个男人正为她不远万里日夜兼程地赶来。

风轻尘急于医治好崔浩亭的伤，好借助崔家的力救九皇叔出来。

当天晚上，给崔浩亭检查身体后，风轻尘确定他的身体经得起手术，便不再拖延手术的时间。

“我之前说过，要从一个与你血缘相近的人体内抽血给你，你找到人了吗？我曾再三提醒你多找几个，因为并不是血缘相近就能匹配的。”

“就像夜城主和夜少主那般，即使是亲生父子也不一定匹配，是吗？”对风轻尘所说的抽血崔浩亭并不陌生，云潇已经把风轻尘当日医治夜叶的经过告诉了他。

很新奇也很匪夷所思，他当时有一肚子的问题想问，可惜风轻尘连夜就走了。

“是，即使匹配，也不一定就是亲生父子。”风轻尘万分邪恶地道，只可惜这话传不到夜城主的耳朵里，不然事情就好玩了。

“我明白了，明日我就请人过来。”既然答应医治，崔浩亭就会全力配合，毕竟这事攸关自己的性命，马虎不得，而他也 very 欣赏风轻尘严谨的态度。

第二天，风轻尘按约定时间来到崔浩亭的院子，看到院子里的两个人，风轻尘愣了一下：“这两个，哪个是？”

“两个都是。”崔浩亭看到风轻尘的呆样，心情大好，笑得牙齿都露了出来。

“两个都是崔家人？你没骗我吧？”风轻尘看看元希先生，又看看云潇。

原来这三个人是一家人，难怪交情那么好，她还当这几人只是谈得来的朋友呢。

“怎么？我不像崔家人？”元希先生眉毛一挑，“轻尘要是不信，不如嫁给我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是不是崔家人了。”

元希先生表示，他这一次是认真的。

“你是不是崔家人，关我什么事？”风轻尘瞪了元希先生一眼，公事公办地道，“你和崔公子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叔侄。”救人事大，元希先生也不敢开玩笑。

风轻尘点了点头，记了下来，又问云潇：“那你呢？”

“表兄弟。”云潇颇为尴尬，他娘是被崔家旁支逐出家门的女儿，和崔浩亭实在称不上亲戚，崔浩亭找上他，倒让他有些受宠若惊。

难不成，崔家愿意承认他母亲和云家了？虽然他不在意崔家的态度，可他母亲在

意，如果崔家肯承认他母亲，他不介意为崔家出点小力。

风轻尘一脸严肃地点头，满足了心中的八卦因子，这才开始工作。

“我今天替你们检查一下身体状况，还有提取你们的血液样本做检验，明天给结果。”风轻尘拿出检查仪器，朝云潇走去。

云潇有头痛症，这个风轻尘也听说过，不过具体的并不清楚，正好趁这个机会为他检查一下。

“明天？你给夜城主和夜少主做检查时，当场就好了。”崔浩亭不是不相信风轻尘，而是等待的时间越长，他心中的不安越甚。

“你和夜少主不一样。”风轻尘话中的意思是两人的病情不一样，可元希、云潇和崔浩亭听在耳朵里，却是崔浩亭与夜叶身份不一样，风轻尘在崔浩亭的事情上，会更加仔细认真。

不管是真是假，这话听着就让人熨帖，打心底舒服，崔浩亭也就不再催风轻尘。

该做的做完，风轻尘将东西收拾好后，说道：“崔公子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是大夫，我不会拿病人的性命和自己的名声开玩笑，请你安心等待结果。”

安抚好崔浩亭，风轻尘又朝另两人欠了欠身：“元希先生、云公子失礼了，我还有工作要做，先行一步。”

言罢，大步往外走，干净利落的让崔浩亭三人感觉万分失落，好像他们三个大活人还比不上风轻尘手中的那两滴血重要。

这一次，风轻尘没有让孙思行插手，单说崔浩亭的身份，风轻尘就不想把孙思行卷进来。

万一手术失败，崔家碍于她和崔浩亭签订的契约，明面上不会为难她，但暗地里怎么做，只有崔家人自己明白。这么危险的病人，她不想把孙思行扯进来。

风轻尘把院子里的人都遣走，再三交待暗卫一定要守卫好，哪怕是天皇老子来了，也别让他进来。

将屋子里所有的灯都点燃，风轻尘穿上白袍，盘起长发，戴上特制手套，将药箱里的东西一一摆好。

风轻尘查看元希先生和云潇的检查结果，元希先生的数值都很正常，看样子元希保养得不错。

风轻尘一边看，一边将元希的检查结果记录下来。

下一个，云潇。

对于云潇，风轻尘并不太看好，她看得出来崔浩亭叫上云潇是另有目的，她也就装傻充愣，帮云潇检查一下吧。

横竖这些大家公子做事都是七绕八绕的，明明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事情，偏要

拐弯抹角，拿出世家的派头，让对方主动开口。

“什么？”

一翻到云潇的检查结果，凤轻尘就吓到了，她本以为云潇只是普通的病症，没想到这么麻烦。

云潇不是普通的偏头痛，而是脑袋里长了东西。看到云潇的检查结果，饶是凤轻尘也忍不住小小的躁了一下，没有遇上就算了，一旦遇上，自己又和对方还算熟识，她怎么也无法装作不知。

“算了，回头和云潇谈谈，看云潇怎么说，他要是和崔浩亭一般扭捏，我就不管他了。”相识一场，凤轻尘做不到漠视云潇的病情。

再说了，云潇突然出现在东陵皇城与她结交，也许就是为了自己的病情而来，云潇说不定早有心理准备。

“崔家公子、王家公子我都敢治，还怕一个云家公子不成，作为一个大夫，最忌讳的就是怯，自己都怯了，让病人怎么办？”

凤轻尘收拾好心情，开始检查元希和云潇的血液样本，这一弄就到了晚上，可把佟珏和佟瑶几个丫鬟给急死了。

她们家姑娘都两顿没吃了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

结果她们好不容易等到凤轻尘出来，凤轻尘却大手一挥：“回头再说，我还有事要忙。”

说完大步朝崔浩亭的院子走去，佟珏和佟瑶面面相觑，苦着一张脸，因为她们进不去崔公子的院子。

“崔公子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元希先生的血液和你匹配，你让他做好准备，明天就住到凤府去。”

一般情况下，想寻找与病人血液相匹配的人很不容易，即使是嫡亲亲人也不一定能匹配成功，而崔浩亭很幸运，元希正好与他匹配。

“真的吗？你已经检查出来了？”崔浩亭这个时候也不淡定了，凤轻尘说让他安心等结果，可他怎么可能安心？

崔家公子是多，可愿意救他的没几个，希望他死的倒是一大把，如果元希先生不行，他就得回崔家求人，凤轻尘这话无疑让他的心彻底落地了。

凤轻尘点了点头：“知道你心急，所以我一有结果就先来告诉你。你和元希先生收拾一下，先搬到凤府去，我们手术的地方就在凤府，三天后我也会回去，手术的时间定在五天后。”

“好，我这就派人通知元希先生。”面临生死大事，哪怕是从小被教育，泰山崩于前也要面带微笑、从容不迫的崔浩亭也乱了。

“元极，元极，快去通知元希先生，让他去凤府。另外，吩咐下面的人给我收拾东西，我明天也要搬去凤府。”

“崔公子你别急，还是那句话，既然决定了手术你就不要再多想，你自己能做的你都做了，而且都做到了最好。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放松心情，什么都不要想，更不用担心，剩下的交给我就好，相信我，我们一定可以创造奇迹。”崔浩亭的情绪很不稳定，风轻尘不得不起身按住他的肩膀，坚定地告诉他，“我们可以的！”

崔浩亭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平复自己的心情，玉脸微红：“让风姑娘见笑了。”

他失态了，可并不认为自己有错。

这个时候，他似乎能够想象，当日风轻尘对王锦凌说：“大公子，我能医好你的眼睛。”大公子彼时失态的样子。

对他们这种人来说，一生下来就什么都不缺，什么都是最好的，可偏偏他们没有健康。当健康被风轻尘捧到他们面前时，那一刻他愿意用全部的财富、权势去交换。

风轻尘摇了摇头，眼中并没有嘲讽和笑话，只有真诚的安慰：“崔公子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也明白你的紧张与期待，如果崔公子不忙的话，我们下一盘棋如何？”

风轻尘无视自己咕咕直叫的肚子，在崔浩亭对面坐了下来，与崔浩亭对弈。

而同一时刻，南陵锦凡和西陵天磊也收到了风轻尘三天后过府的消息，两人带着邪笑，几乎同时向夜叶道：“你的礼物可备好了？到时候可别拿不出称手的礼物。”

“放心，我一定让风轻尘终生不忘！”

作为一名大夫，风轻尘自认自己很尽责，陪崔浩亭下了五局，连赢崔浩亭五局，赢得全身都舒畅。

看崔浩亭输得脸都绿了，风轻尘心情大好。果然虐贵公子什么的最有爱了，一天的疲劳与饥饿一扫而光，崔浩亭的脸越绿，她越是舒畅。

“再来一局。”崔浩亭这个时候，哪里还有心思忧心五天后手术的事情，他要找回面子。

太丢脸了，堂堂崔家公子，居然在棋艺上输给风轻尘一个弱女子，这实在让他无法接受。

他两岁识字，三岁读诗，从小接受精英教育，琴棋书画，无一不精，尤其是棋艺更是颇有心得，就算和国手下棋也少有输的时候。

他今天真的被风轻尘打击到了。

“不下了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实力相差太大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”风轻尘将棋子一挥，全部搅乱。

崔浩亭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努力摆出贵公子的气度，矜持着道：“再下一局，就一局。”

他不信，他堂堂崔家十六少，会赢不了风轻尘。

“别说一局，就是十局你也赢不了我。你这哪是下棋，你完全是按棋谱落子，中规中矩，毫无杀气与锐气。”风轻尘丝毫不顾忌崔浩亭的颜面，尖锐地点评道。

观棋如观人，崔浩亭和王锦凌都是世家大族培养出来的贵公子，一样的温文尔雅，高贵有礼，但王锦凌比崔浩亭多了一分生气以及对生命的热爱。

崔浩亭这哪里是少年人，分明就是个顶着少年皮囊的中年大叔，没有少年该有的轻狂与恣意，活得暮气沉沉。

“没有了锐气吗？”崔浩亭手一顿，双指夹起棋子放在自己面前，“我这些年一直缠绵病榻，确实没有了锐气与朝气，甚至没有了对生存的渴望。”

如果不是意外来到东陵遇到风轻尘，他此时应该是在崔家庄子上等死。

“无论什么时候，都不应该放弃对生的渴望，你这样活着还有意思吗？你这样还来找我医什么病？不如直接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等死好了。”风轻尘端起一边的茶，吃了两块点心。

好心情只能让人暂时忘记饥饿，而无法让人真正不饿。风轻尘很用心地吃，崔浩亭则很用心地沉思风轻尘话中的意思，想着自己一路走来，按崔家公子的路走，是不是错了？

崔浩亭想得很认真，就差没摆出沉思者的样子。

一盏茶的时间后，风轻尘吃饱了，崔浩亭也思考完了，崔浩亭不急不缓地将棋子分别捡好，把白子递到风轻尘的面前：“我们再下一局。”

虽说吃饱了，风轻尘有了再下一盘棋的精力，但她其实不太喜欢下棋，下棋太费心神，何况她又不喜欢输，所以更费心神。

之前，是为了安慰病人，现在嘛……

找她风轻尘陪下棋，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
“再下一盘也不是不可以……”风轻尘卖着关子，就是不说。

崔浩亭已恢复视力，他当然知道风轻尘这个人什么都吃，就是不吃亏，当即问道：“你有什么条件？”

“赢了，你安排我去见九皇叔。至于输了嘛……”

“输了又当如何？”崔浩亭心里琢磨着自己该从风轻尘手上讨什么好处，哪知风轻尘却说了一句让他差点吐血的话：“我不会输。”

“你就这么自信，万一你输了呢？”这太打击人了，风轻尘完全不把他看在眼里。

风轻尘摇头：“没有万一，和别人下棋我不敢说，但赢你的把握还是有的，崔公子，落子吧。”

崔浩亭咬牙切齿，重重地落下一个子：“风轻尘，我赢了你，条件任我开？”

“你先赢了我再说，连输五局的人没有资格说这话。”

一句话激起了崔浩亭前所未有的傲气，当下便拿出看家本事，非要赢风轻尘一局不可。

若是连输六局，实在太丢脸了！

而崔浩亭不知，日后他将不断刷新这个数字！

不管日后如何，先把这一局下完再说。不知是风轻尘的话点醒了崔浩亭，还是崔浩亭自己顿悟了，他的棋路一改之前的四平八稳，开始剑走偏锋。

这下好了，完全撞到了风轻尘手里，风轻尘的棋路本就是剑走偏锋，崔浩亭学她的棋路，不是找死嘛。

当然了，风轻尘也不是不知轻重的人，她还要求崔浩亭办事呢，怎么也不会让他输得太难看。

而这就让风轻尘头痛了，如何不着痕迹的小赢一把呢？

要知道，崔浩亭也是棋道高手，如果放水太明显，被对方发现，他肯定认为自己在羞辱他，风轻尘这下着实头痛了。

这一局是有生以来风轻尘下得最痛苦的一局棋，直到天快破晓时才决出胜负，风轻尘堪堪赢了三子。

虽说，三子也不少，可和之前的十几子相比，崔浩亭已经输得很好看了。

“我输了。”这一次，崔浩亭输得心服口服，当然也输得高兴，少输几子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赢。

“愿赌服输，麻烦崔公子了。”风轻尘一改先前的疲惫，眼中闪着明亮的光芒。

自从九皇叔入狱后，她找了多少人都帮不了自己，和崔浩亭打赌也算是无奈之举。

她相信崔家的能力。

果然，崔家没有让她失望。当她睡醒起身时，崔浩亭就命人把允许风轻尘去宗人府大牢探监的手谕送来了。是皇上亲笔所写，至于崔浩亭是怎么拿到的，风轻尘就不关心了。

女为悦己者容，哪怕再心急，风轻尘也要沐浴更衣，把自己收拾得容光焕发才出发。

临出发前，风轻尘也不忘提醒崔浩亭，让元希今天搬去凤府，另外把云潇也叫过去，她有事要说。

崔浩亭并不意外风轻尘会特意提起云潇，要是风轻尘不提，他就要怀疑风轻尘的医术了，别的大夫查不出来云潇的病，但他相信风轻尘可以。

马车朝宗人府大牢驶去，风轻尘坐在马车里，压制着心中的激动。

终于可以见九皇叔了，也不知九皇叔在宗人府大牢里怎么样，有没有瘦了，有没有受刑？

当然，风轻尘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，哪个混蛋吃了熊心豹子胆，敢给九皇叔上刑，除非嫌命太长了。

别说受刑，就算是九皇叔掉了一两肉，回头都会有御史弹劾宗人府的管事，藐视天家。

风轻尘拿着皇上的手谕，一路畅通无阻，来到关押九皇叔的地方。结果不仅没有如预想的那样，看到血淋淋、灰溜溜的犯人东陵九，反倒看到一个衣着光鲜、面色红润、悠然自得的东陵九皇叔。

一个不管到哪里，都发光发亮的男人。

“九皇叔？”看着九皇叔那行云流水的泡茶动作，风轻尘试探地叫了一句。

这是坐牢吗？这是坐牢吗？九皇叔这是隐居吧？不仅一应用具都是极好的，牢房还是套房式的，外面是客厅，里面是寝室，充分保护了犯人的隐私。

这牢坐得真滋润。

“进来吧。”九皇叔对风轻尘的到来并不意外，头也没有抬，只冷冷地应了一句。

哗啦！

风轻尘只感觉一盆冷水当头浇下，所有的激动与期待通通都被浇熄了，打心底发寒。

九皇叔对她的到来没有半分的喜悦与激动，难道这么久没有见面，只有她一个人在期待，只有她一个人在思念吗？

先爱便先输，爱得越深，输得越惨。从初见的那一天起，她就注定了是输家。

风轻尘酸涩一笑，正想唤牢头来开门，却发现……

九皇叔这真的是在坐牢吗？牢门居然没有锁！

有坐牢坐得像九皇叔这么自由、这么滋润的吗？

难怪九皇叔不想出去了，她是不是要回去和崔浩亭说，让崔家不用和王家合作救九皇叔了？

风轻尘噘起嘴，一脸不高兴地走了进来，也不坐下，直接站在九皇叔的面前，而且站得近近的，摆明了想让九皇叔有压迫感。

一个大活人站在面前，一般人肯定会开口叫对方让开，最不济也会抬头看一眼，警告一下，可九皇叔却将风轻尘无视到极点，只专心地泡自己的茶，似乎手中的茶具比风轻尘更吸引人。

“九皇叔，我来看你了。”风轻尘气极，低下头，在九皇叔耳边大声地说了一句。

九皇叔手一顿，抬头，与风轻尘四面相对，很不客气地道：“风轻尘，本王的耳朵没有聋，本王听到了，来看本王就来看，怎么？还要本王夸你不成？”

一低头，一抬头，两人就这样看着对方，也不觉得累。

“你……”熟悉的热气扑面而来，风轻尘却没有被面前放大的俊颜诱惑，因为她看到了九皇叔眼中的冰冷。

身子一僵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风轻尘突然觉得自己这么辛苦地来看他，真不值得。

“本王怎么了？”风轻尘生气，九皇叔更生气，两人就如同斗牛，谁也不让谁，你盯着我，我盯着你，保持同一个动作不变。

“我真蠢。”片刻后，风轻尘自嘲一笑，没有与九皇叔继续大眼瞪小眼，后退一步，“你很好，不好的是我，人我也看到了，九皇叔，再见了！”

话落，风轻尘干脆利落地转身走人，毫不留恋。

“走？本王准了吗？”九皇叔伸手，一把拉住风轻尘的手就往自己怀里带。

“啊——”风轻尘尖叫一声，旋转一圈后，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，抬头正好看到九皇叔暴怒的眸子。

“怎么？有时间和王锦凌在暖房吃饭，陪本王这么一会儿就急着走，难道暖房的饭菜特别好吃？而本王让你特别讨厌？”九皇叔将风轻尘稳稳地固定在自己怀里，不让她动弹。

天晓得，当他听到风轻尘和王锦凌在暖房共进午餐时，他有多愤怒。

这皇城那么多的茶楼、饭馆，到哪里吃饭不好，非得要去那以梦幻、情调闻名的暖房？

风轻尘真真是该死！

最最该死的还是因为那暖房是风轻尘造的，可他却进不去。他甚至怀疑风轻尘是故意的，明知他对花粉过敏，还建一个什么鬼暖房。

风轻尘眼睛睁得很大，听明白九皇叔所说的话后，很不厚道地笑了出来。

“啊哈哈——”

“不许笑。”九皇叔面无表情，将头抬得高高的，一副目中无人的高傲样子，只是那微红的耳根，泄露了他的心情。

“好好好，我不笑。”风轻尘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，之前被九皇叔忽视的酸涩一扫而空，满心都是快要溢出来的甜蜜，不需要九皇叔多说，风轻尘便很乖巧地往他怀里钻，腻在他的胸前娇笑道，“九皇叔，你吃酸了？”